

孙犁全集

2

村歌

铁木前传

农村速写

津门小集

白洋淀之曲

耕堂杂录

孙犁全集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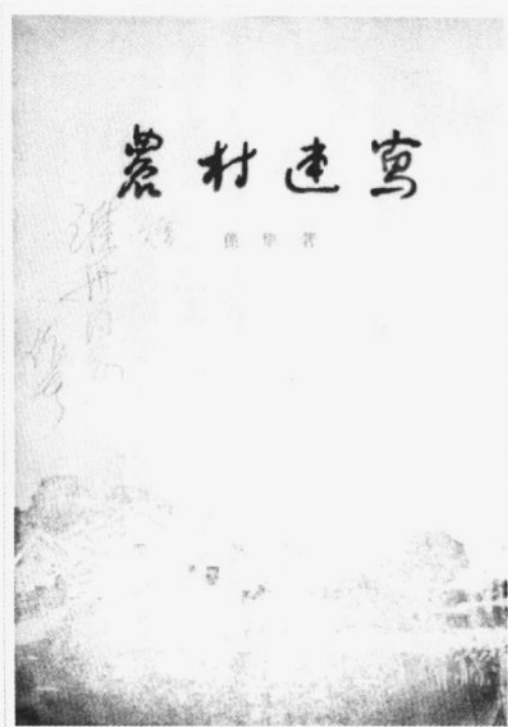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作者像 (1950 年 天津)

蘇平如
1950.4.10



书影
(《农村速写》)



插图
(《铁木前传》)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村歌》、《铁木前传》、《农村速写》、《津门小集》、《白洋淀之曲》、《耕堂杂录》。

《村歌》

1949年10月北平天下图书公司。

《铁木前传》

1957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年7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农村速写》

1950年4月天津读者书店；

1954年12月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篇目有增减,《新安游记》改题为《锄奸英雄》)。

现据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版排印(保留1950年本中的《塔记》,《锄奸英雄》题目恢复为《新安游记》)。

《津门小集》

1962年9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白洋淀之曲》

1964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8月天津新蕾出版社。

《耕堂杂录》

1981年6月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村 歌

村歌	(3)
----------	-------

铁木前传

铁木前传	(79)
------------	--------

农村速写

投宿	(153)
相片	(155)
天灯	(157)
一别十年同口镇	(159)
新安游记	(163)
织席记	(167)
采蒲台的苇	(170)
渔民的生活	(172)
王香菊	(174)

香菊的母亲	(178)
诉苦翻心	(183)
张金花纺织组	(188)
曹蜜田和李素忍	(190)
张秋阁	(193)
“帅府”巡礼	(197)
小陈村访刘法文	(200)
访问抗属	(203)
塔记	
——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	(206)
访旧	(210)
杨国元	(214)
家庭	(219)
齐满花	(224)
后记	(229)

津 门 小 集

新生的天津	(233)
人民的狂欢	(236)
学习	(239)
节约	(241)
小刘庄	(243)
团结	(245)
宿舍	(247)

挂甲寺渡口	(249)
慰问	(251)
保育	(253)
厂景	(255)
保卫	(257)
站在祖国的光荣岗位上	
——向天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致敬	(259)
妇女的路	(261)
刘桂兰	(264)
青春的热力	(267)
一天日记	(271)
津沽路上有感	(275)
后记	(280)

白洋淀之曲

儿童团长	(285)
梨花湾的故事	(294)
白洋淀之曲	(307)
春耕曲	(326)
大小麦粒	(330)
山海关红绫歌	(341)
小站国旗歌	(350)
后记	(357)

耕堂杂录

我的自传	(361)
书衣文录	(364)
烽烟余稿	
关于墙头小说	(434)
谈儿童文艺的创作	(436)
一九四〇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	(438)
接受遗产问题(提要)	(441)
谈诗的语言	(445)
论战时的英雄文学	
——在冀中《前线报》文艺小组	
座谈会上的发言	(447)
关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450)
慷慨悲歌(札记)	(454)
二月通信并后记	
——寄给一个没有到会的参议员	(457)
她从天津来	(463)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467)
看过《王秀鸾》	(470)
纪念党的生日	(477)
安新看卖席记	(479)
光复唐官屯之战	(483)
随感	(487)
后记	(491)

村 歌





村 歌

上篇 互助组

一

老邰区长和县妇救会王同志到张岗组织农民生产，住在妇女生产部长香菊家里。王同志整天去开会，老邰实际上只处理着村里的事务问题，整天忙得下不来炕。村里陈年烂芝麻的老账，都找他来解决，他觉得这也是自己分内的工作。另外，他自己是个工农干部，最害怕在群众面前讲话。他讲话准备了半天，三言两语就完了，又好发脾气；所以什么召集大会，组织识字班的事，他就乐得叫王同志去。

村生产委员会的妇女生产小组，已经组织了八组。今天又开会，王同志同香菊吃过早饭就走了，香菊临走告诉老邰给她看门。

老邰留在家里，一个人在台阶上坐着看文件。

香菊家院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棵枣树。旱枣涝梨，今年枣儿挂得很密，树尖上的已经全红，有的裂纹了。

窗台下疏疏拉拉种着几棵扁豆，没有多少花。

香菊是贫农，老邰觉得这和自己的家里，仿佛完全一样，他想起了还在冀南老家一个人过日子的母亲。他想香菊的爹娘早早死去，一个小姑娘，还养活着一个妹妹，过这样的日子，多么艰难。

他听见吃吃的笑声。转过脸来，看见一个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正用青秫秸打枣，逗着小孩笑。这姑娘细长身子，梳理得明亮乌黑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身，下身穿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

她仰着头望着树尖，像是寻找哪一个枣儿红得透，吃着可口，好动手去梆。

那姑娘准备好一个姿势，才回过脸来。她好像早就测量好了方位距离，一眼就望到区长的脸上，笑了笑，扔下青秫秸，和孩子哼哈说笑着转身走了。

老邰看准了她的脸，她的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老邰想：为什么不认识这个妇女？她为什么不去开会？

那姑娘走出院，往东去了，拐进一个白梢门，又回头望了望。

老邰觉着奇怪，跟到那里看看。一进白梢门，是三间土坯北房，新糊的洒油的窗纸，镶着小玻璃镜。那姑娘在屋里脸贴着镜子，望着老邰。

老邰站在院当中，问：

“你们在这里住呀？”

“嗯。”那姑娘笑了一下说。

“你家里尽有什么人呀？”

“他们全不在家。你有事吗，区长？”

“没有事。”老邛一时觉得不好意思，要转身出来。那姑娘却爬下炕走出来，站在门台上，回身取过一个小板床，放在老邛面前，笑着说：

“区长，坐一坐吧，你轻易不到我们家里来。我有个问题，和你讨论讨论。”

“什么问题？”老邛坐下来。

姑娘没有说话。老邛看见这姑娘的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虽然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的断了。

老邛说：

“你家里的人，都到地里去了吗？”

“没有。”

“去开会了？”

姑娘的脸一红，她说：

“没有，我正要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你说吧！”老邛有些不耐烦，“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双眉。”姑娘说。

“你们也姓李，和香菊是一家子？”

“不是，我们姓郭。”

“你们常在一处做活吧？”

“不在一处，”双眉说，“我正要和你讨论这个。我问区

长,凭什么,她们不叫我参加?”

“参加什么?”老邛问。

“参加生产组。”双眉的嘴唇有点发白,“不是讲生产吗?我们可以比一比呀,她们一天卸一个半布,我一天卸三个,她们不叫我参加。你看看!”她一扯自己的花褂子,“她们能织这样的布?一道街上,都到我这里来讨换布样子;可她们不叫我参加。”

“谁不叫你参加?”老邛问。

“她们!”双眉的眼里噙着泪。

“她们说什么?”

“说我参加过剧团,有男女问题。”双眉的声音放低了。

“有错误,纠正了就完了!”老邛站起来想走。双眉又高声说:

“我没有问题。我问区长:什么叫流氓?”

老邛笑了笑。

“这里说得明白!”双眉跑到屋里,拿出一张报纸,交给老邛。在问事处栏里,有关于流氓的解释。

“我得叫她们看看报,她们为什么给我扣帽子!”没等老邛看完,双眉就把报纸扯了回去。

“我问区长:登台演戏算不算流氓?”

“那是宣传么,怎么能叫流氓?”老邛说。

“夜晚演戏算流氓吗?”

“那也不是。”

“出村演戏算流氓吗?出村体操算流氓?”

“不是那么个问题。”老邛说。

“什么问题？”双眉说，“她们就根据这个叫我流氓！我问区长：好说好笑，算不算流氓？赶集上庙算不算流氓？穿干净点算不算流氓？”

“报上说的明白，”老邛很郑重地说，“流氓主要是不生产。”

“却又来！”双眉扬眉一笑，“我一天能卸三个布。好说好笑是我的脾气，赶集上庙是我要买线卖布，穿的花布是我自己织纺的。我问问她们还能说出我什么来！”

“你家是什么成分？”老邛问。

双眉一转身就进屋里去了，走到外间，她回过头来叫：

“区长，你进来看看俺们的家。”

老邛跟了进去。外间屋一只木板床，上面放一摞大花碗，一块大案板，一条大擀杖，油瓶醋瓶盐罐，墙上挂一个大笊篱。双眉撩起西间的门帘，一条头打外的大炕一领新炕席，屋里是任什么也没有。双眉又把他领到东间，迎门就是一架顿机，机上还安着没织完的花格布，别的陈设也不多，可是拾掇打扫擦洗得明亮干净。

“你们家里有几口人？”老邛问。

“四口。”

“种多少地？”

“五亩半。”

“牲口？”

“和别人插着一个小驴，”双眉笑一笑，“区长你说我们